# 翠姨

“ ……通过上半年各级各部门的积极工作，我市招商引资工作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初步形成了以农业食品加工为基础，工矿企业为主导，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的新型经济局面。下半年的工作思路已经经过了我市市委常委会的讨论，将依旧遵循……”

这是我为２０１１年换届选举大会写的发言稿，第三遍审核无误后，我开始想象自己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发言的场景。白云大妈那句经典台词怎么说来着？

那场面，那真是：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呀。哎！就这点出息，引段话还得套用大妈的。

哎～可惜，发言稿是我写的，但到时却不是我在上面读。我，只不过是个秘书而已，而且还是个文书秘书。我无奈又苦笑着摇了摇头，打开打印机，准备将发言稿打出来。

叮铃铃……桌上的电话响了。

“ 喂？哦，刘秘啊？嗯，写出来了，好的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？好，那你先去会场安排吧，到时我叫人把稿子送过去。”

刘秘何人也？王市长生活秘书也。不错，你猜对了，就是跟在领导后面端茶倒水提公文包的。可悲，当初王市长升了市长之后，说要再招个女秘书，我还想着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呢，原来最后是他一人独用。就像这会儿，我在绞尽脑汁写稿子，人家呢？和咱平级，却陪着领导到处吃香喝辣。

叮铃铃……电话又响了。妈的，忙！

“ 喂？谁？什么亲戚？哦，你跟她说我忙，让她在一楼会议室等会。家事？

哦，你带她上来吧。”

门口保安打来的，说是来了我的一个亲戚，找我有事。这还是得托王市长的福，他的级别高了，我也跟着沾光，托我办事的挤破门，而且都清一色的跟保安说是我亲戚。你想啊，真要是亲戚还用亲自找上门吗？不过保安刚才说是一个中年女人，就少见了，而且还是要谈家事，我倒要看看是谁。

稿子打出来了，字体有点偏，我又重打了一份，正在这时，响起了敲门声。

“ 进来吧。” 我带着官腔不屑地回应着。别说我官僚主义，你得分人去，托你办事，你还要屁颠颠地讨好吗？要是当初这点都把握不住，我也不会当这个市长秘书了。

应声而进的，是个中年女人，着一件白色风衣，穿一条黑色长裤。咦？怎么这么面熟呢？

“ 大凯啊，哎呀，没进过衙门，我被保安直接性地领着上来的，都快转晕了。

当初我就说嘛，俺家大凯就是个官料，你小时候到我家玩时我还和你妈说呢。”

没等我搭话，她就走进来了，手里提着一个大南瓜，还有几块黄地瓜。

“ 哈哈，哈哈。坐吧，坐吧。” 只是面熟，我还真想不起来她是谁了，不过自称是亲戚，就应该沾点亲，咱不能给咱妈丢脸不是？

“ 行，行。你坐着就行。这是我给你带的咱农村的土特产，来时你那姥娘说是给你买箱奶买点肉，我说啊，他不稀罕这些，当官的都不吃人粮食，还是直接性地给你带点土特产吧，这个纯天然，哈哈，你看我这嘴。” 她一边说着，一边将带来的那些东西一股脑地放在了我办公桌上，正好砸在我新打出的发言稿上。

弄上了厚厚的一块泥巴，完了，又得重打。

我有点来气了，我都不认识你，只是面熟而已，跟你笑笑是给你面子，你还当真了？“ 别，别，我不缺这个，你坐，你坐下。” 我没好气地回答她。

或许她也看出我有点心烦了，很干脆地“ 哎” 了一声之后就坐我对面沙发上了。然后，指着茶几上的金色烟灰缸，问我是啥材料的，不会是金的吧？

我没搭理她，继续开打印机打印稿子，这样的人真是少见，有事你就说嘛？

你不说我怎么知道？你要是说了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你不说，我肯定不知道……妈的，我又要学大妈们患羊癫疯。

“ 不好意思哈，我正在赶稿子，我还真想不起你是谁来了，多少年没回去了，我啊，一些亲戚都不认识了。” 我打破僵局，主动问话。

“ 哈哈，俺家大凯可是有老多年没回去了，你那姥娘前几天还直接性地说起你呢。我是谁啊？你猜猜。” 她见我主动开腔了，又随意了几分，将那风衣脱下，放在沙发上，里面穿的是红色的毛衫。哇塞，她奶子真大。

罪过，罪过。不过，我一见奶子屁股大的女人就格外来劲。这才仔细观察了下她。年龄四十来岁，一看就是干农活的，肤色有点黑，不过一看脸上就知道搓了好多护肤品，有点亮晶晶的。奶子不小，最起码一手难以掌握，而且不见下垂。

黑色的裤子不算紧身的，但是她的屁股和大腿肯定很粗壮，大腿和小腹把裤子撑得圆鼓鼓。

“ 哈哈，别打量了，直接性地跟你说吧，你得叫我姨。我和你妈一个老爷爷。

０你妈年轻那会在生产队干活，后来我嫁到了别的村，我跟你妈可好了，你回去问问就知道了，你就说，我那个翠姨是谁来？她肯定直接性地就知道。” 她一边回答着我，一边晃着双腿。

妈啊，你啥时候直接地认识了这个翠姨啊。她跟我就说了几句话啊，直接性地说了Ｎ个直接性了。

“ 哦哦，我大致想起了点，我妈肯定说过，哈哈。” 我感觉有点尴尬，回应着她。

“ 哈哈，我就说嘛，一跟你提，你直接性地就能想起来。” 翠姨依旧晃着两腿跟我说，“ 你忘了，你上初中那会儿，咱俩还见过呢，当时你还没搬出来，我去过你家的，还在你家缝过鞋底呢。那时我就说，俺大凯长大肯定是块官料，长得文文静静的，而且还直接性地那么用功。”

初中？我是高一从农村搬出来的，真有点想不起来了。看着眼前这个略显丰满的女人，我倒是想起了初中时的那些往事。

记得那时正是性启蒙的时候，初三之前没学会手淫，每天下面都涨得难受。

上课时看到女老师穿个裙子露个大腿的就兴奋，站起来回答问题时都得用书遮挡住。

夏天，女人们都在门口乘凉缝鞋底，我就凑着过去听她们拉家常，更重要的是可以看他们的大腿。记得那时流行蹬脚裤，女人们都穿着，有的坐在板凳上分着双腿，有的弯着腰搓麻线。我看过了无数女人的阴沟，意淫了无数女人的大腿。

“ 好吧，翠姨。哈哈。你这是来找我为啥事呢？” 看到了这些，想起了那些，心中不自觉地产生了对她的亲近之情。

“ 唉！我就直接性地跟你说了吧，我是来找你想想办法帮帮我的。” 翠姨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：“ 前几年，你姨夫看人家开石料厂的挺挣钱，就想着也办一个。

这不，又是借钱，又是贷款的，花了二十多万，好不容易办下来了，上头又有文件说是要所有石料厂直接性地停产。唉~”

停产所有石料厂，这个是市政府决定的，我当然知道。现在市里加快招商引资，想彻底摒弃高污染行业，停产石料厂是治理的重中之重。

听着翠姨讲起了石料厂，就想起了那年暑假我叔叔家盖厂房。二叔是有能耐的，当时机加工行业才刚刚兴起，二叔贷款买了几台５０机床，给出口企业加工零件，很赚钱。现在不行了，干这个的多了，给人家加工一件零件一分没有，要是有次品还得赔钱，光赚从粗坯上削下来的那点铁屑钱。

那年为了盖厂房，全家人都去帮忙，我清楚地记得大叔开着拖拉机，拉着一家老小去石料厂搬运石头。女人们站在车斗的前面，扶着拖拉机斗，男人们站在后面，我和堂弟站在中间。

当时我站在我妈身后，扶着妈的肩膀。车子是颠簸的，老妈是穿着蹬脚裤的，我的鸡巴是硬硬的。为什么这段记得那么清楚，因为我心中的秘密就是在那刻开始产生的。拖拉机越是颠簸，我就忍不住往前靠，原来我妈的屁股那么柔软，原来顶上去的感觉那么爽。也就是从那刻起，我才开始在老妈身上打起了主意。

翠姨继续讲着：“ 关了就关了吧，都关了也行啊。可是人家还有几家直接性地开着好好的。你姨夫一打听，原来人家使了钱。他就也找人送礼，开始人家不要，还要强拆，后来终于找对了人，又送了好多钱，好不容易办好了证。”

“ 是啊，这事我知道。咱市里为了保护环境，而且上级也常来督导，关键是污染太厉害了，再说，那些拉石头的车把路都压坏了，市财政光往里搭钱，因此才下决心要关停那些无证经营的。” 我点燃了一根烟，插进去了这段话。

“ 唉~ 这不刚还完帐，可是……可是，前段时间说是那个管事的被逮了，这不，你姨夫也直接性地搭进去了，人家说他是行贿……”

翠姨无奈地用手搓了搓腿，腿终于是不再晃了，微微分开着，从我坐得这个角度正好能看见那两腿中央，或许是她把裤子提的太高了，紧紧地裹着，不像少女的紧俏，却更有熟女的滋味，裆部得有三指的宽度，好诱人。

“ 你说的是不是环保局的那个黄局长啊？” 我将目光上移，盯着翠姨问。

“ 对，就是姓黄的。前几天刚逮的。” 翠姨急切地回答我：“ 你说，他要是真进去了，孩子还上着学呢，这可咋办啊？”

“ 行，别急。我先打电话问问。” 我吐了个烟圈，拨通了检察院王处长的电话，简单说明了下，对面问我进去的人叫什么名字。

翠姨连忙跑过来，站在我对面，两手扶着办公桌，赶紧的跟我说了名字。这口烟抽得有点猛了，呛得我咳嗽了下，吐出的烟雾使我眼睛很难受。不过，就在一米之外，透过烟雾，我的目光正好落在了她的胸脯上。我一边听着电话，一边打量着翠姨的身体。奶子真的不小，从小腹开始有点微凸，一直到下三角。两腿很粗壮，显得中间那地方很饱满，裤子被挣得很紧。

王处长问我是那人的什么关系，我说是自家人。然后他说这个案子有点难办，现在正在立案阶段，上面纪委也来人了，要将这个案子作为一个典型来处理。我问他现在到底是走的检察院还是纪委，他说现在还在检察院，不排除纪委会深度介入。

不过，王处长最后说了句，这个案子涉及的人比较多，我这位姨夫呢，实际上是可有可无的，涉及金额不高，看王市长的面子呢，他觉得可以立案就终结。

不过，最好还是让我跟王市长打个招呼。

这就好办了，王处长说的已经很明白了，只要王市长肯出面要人，检察院肯定不会给这位表姨夫立案了。挂了电话，看翠姨仍旧站在我面前，我突然想，要是跟她说的这么简单，岂不是显得我太没能耐？

更何况眼前这位熟女勾起了我这么多回忆，哪能这么容易就打发了她？不过话说回来，翠姨这个姿势真的是很诱人，可惜看不到她的背面，不知道现在屁股翘不翘。

还是再回忆下那次去拉石头的事，我就站在我妈背后顶啊顶，我妈肯定也感觉出来了，在前面扭啊扭，想躲闪我，可是这一扭呢，又加深了我的刺激感，第一次射精，就这么喷在老妈屁股上了。

翠姨开口问我的时候，我的目光还停留在她的胸脯上。我让她坐下，她就很听话地转身坐回去了，屁股果然够翘，比我妈的还要圆。我站起来接了杯水给翠姨，然后坐在她旁边的沙发上。

“ 唉，翠姨啊。我问了下，这事不好办呢。” 我将手中的烟掐死在那个金色烟灰缸里，低声地向她说。

“ 不好办？哎～这几天我可没少跑啊，又是送礼，又是请客的。他们都答应的挺好，可是不用多久就打电话来说办不了。唉～” 翠姨软软着身子坐在沙发上，又叹了口气。

我不知道她说的这些所谓的“ 他们” 是什么人，不过听她这口气肯定是一些小卒子而已，平时吹的挺猛，实际上啥事也干不成。我两手扶着头靠在沙发背上，继续打量着她。或许，人家当时答应她，也和我一样呢，味了意淫她而已。

翠姨向我这边斜了斜身子，继续说：“ 他们当时都答应我能办的了，你说不好办，看你也挺实在的，是不好办还是办不了？你跟姨说句实话，要是需要钱什么的你可得直接性地跟我说啊。”

“ 哈哈，翠姨，你说的可真见外。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个事啊，要办也简单，只是……” 我偷瞄着翠姨的下体说道。

“ 只是什么？哎呀，你跟你姨还用的着卖关子吗？说就行。” 翠姨一边说着，一边往我这边靠，隔着两个沙发的扶手，摇了下我的胳膊，而我的目光呢，也丝毫没离开过她的大腿和小腹。

又想起了往事。搬家后，学会了手淫，却远离了那些大妈婶子们，意淫的对象一下就少了，再加上那次和老妈的拖拉机激情，慢慢地就将老妈作为我手淫的唯一幻想对象了。然后我就偷偷在爸妈的床上躺着手淫，想象着老妈屁股。

后来有一次，我拿着老妈的文胸连着手淫了两次，实在太累了，就在老妈的床上睡着了。后来感觉有人在摇我肩膀，就像翠姨这样轻轻摇一样。醒来之后看到老妈在恶狠狠地看着我，更为尴尬的是发现我的下身是赤裸的，于是我便抬起屁股跑了。

就像“ 直接性地” 一样，好像翠姨是习惯性的，她的双腿又晃了起来，像是在勾引人，又像是在展示两腿的丰满。跟你们说，知道最刺激的是什么吗？就是让你喜欢的女人看出你在意淫她。就像我喜欢某某同事，和她说话的时候，我就故意看着她的胸脯说，我就故意让你看出来我在意淫你。但是呢，我就不说，你自个儿琢磨去吧。

“ 只是……这事担的责任挺大。上级纪委都介入了，搞不好，不但人弄不出来，还得搭上一批。” 我继续着我的挑逗性注视。

当然，我说的有点重了，你以为政府真要廉洁办案吗？黄局长那事我是大概知道的，这是王市长的事，王市长就要办他，因为啥？当初王市长竞争市长的时候，有个副市长是他的竞争对手，被王市长挤兑走了，而这个黄局长正是那个人的亲信。你说，王市长能容忍这个定时炸弹吗？就盼着抓他把柄呢。至于受牵累的那些人，只能做冤大头了。

“ 那……那，大凯，你说这事咋办才好呢？我知道这肯定挺让你为难，但是你可不能看着你姨家破人亡了啊。” 说着说着，翠姨竟然轻声抽泣起来。唉，女人啊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这招不好办啊，幸亏当时没去信访办。

“ 姨，哪有家破人亡那么严重啊，哈哈，你想多了。这样吧，我尽量办吧，这事我总不能给你下保证吧。” 我用手拍了拍翠姨的后背，算是安慰她了。总不能让一个女人在我办公室哭闹吧？

翠姨听到这些后，竟然马上破涕为笑了。又说起了马屁话，俺家大凯怎么怎么样之类的。不过，她马上意识到了什么，或许是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她下面，她下意识地往下拉了拉羊毛纱，然后低头看了看。

这又让我想起了往事。自从那次手淫被老妈发现，我老实了好一阵，不过老妈也从没找我谈过话什么的。时间一长，我便又大胆起来，开始偷看老妈洗澡。

因为房子是复式的，有上下三个洗手间，两个能洗澡。而门口那个厕所外面是个晾衣服的阳台，从厕所过不去，只能从餐厅一侧过去，但是厕所与阳台中间有个窗户。

当然，这个窗户是贴了窗花的，后来被我戳了个小洞。每次老爸晚上出去喝酒的时候，我就盼着老妈洗澡。渐渐地，我对老妈意淫的主战场转为了这里。每次老妈洗澡时，我都会在一墙之隔的阳台上边欣赏边手淫。可以这么说，老妈的里里外外我都是很清楚的，当然，里面的那些东西要说后话了。

老妈的阴毛不是很多，但是屁股丰满，小腹如同翠姨的一样，略微突出。我一边手淫，一边幻想老妈站着被我抽插。

直到有一次，我脱光了裤子再偷看的时候，被老妈发现了。突然之间，窗户就被打开了，而那时，我还正用手握着鸡巴做最后的冲刺。老妈一巴掌打在了我头上，我的精液也喷在了墙上。

我抬头一看，老妈正用浴巾遮着身子，看我注视她，她就使劲往下拉浴巾，可惜浴巾太小，遮住了下面就漏了上面，遮住了奶子，又漏了阴部。我再一次跑了，老妈也依然没有再提起。

奇怪了，我不承认我是情场老手，但对于应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我还是自信的。按说这种情况我在平时早偷着乐了。但现在面对翠姨，我却觉得不好意思起来，脸上觉得火辣辣的，右手也不自觉地放在自己裆部做个掩盖。

姜还是老的辣，翠姨的尴尬就在那几秒。马上，她就又转移了话题，开始询问起我父母的情况来。不过不知是尴尬还是别的原因，她的双腿不再晃了，而是微微打开了一道缝，又露出了中间部位那三指的宽度来。

我也不好意思再一直注视，一边回答着她，一边偷偷瞄上几眼。尴尬的气氛就这么继续着。

太尴尬了，咱再说点以前的。再后来呢，单纯偷看老妈就不能再满足我的情欲了，我开始看黄色书籍，那时网络还不是很发达，这样的精神盛宴还停留在这样那样的大大小小的书本上。现在想来，还是无纸化办公好啊，鼠标一点，想看什么看什么。

其实我以前发帖讲过了，下面四段是贴的我以前的发文。

老爸比较忙，晚上经常回去很晚。那时候通信还不是很发达，老爸买了一个数字传呼机，晚上回来晚了，老妈就打电话呼他。但是数字传呼机得需要找电话回才行，有时可能找不到电话机，老爸就回不了。

老妈和我一般都是等到他回家后才睡。老妈背上有牛皮癣，不严重，就是皮肤有的地方发红，在老爸不在的时候，她就让我给她挠。当然，我那时只限于摸摸而已。一般都是老妈掀起衣服趴在沙发上，我坐在后面，除了能享受到视觉的冲击外，偶尔能大着胆子摸摸屁股。

高中搬了家，到了城里，从此不再给老妈挠痒痒了。老妈找了一家工厂上班，早晨和我坐一路公交，那一路公交人很多，我家又正好在线路中央，一般没座。

后来学着开始在车上顶妈妈，慢慢地形成了习惯，上车之后我肯定站在老妈后面。

冬天没事，夏天穿的少了就不敢了。后来还是大着胆子往上顶，妈妈的屁股很大，但是属于那种大而不耷拉的类型，显得屁股很宽，中间部位很空。老妈或许是碍于情面，从来没说过我，但是肯定能感觉出来。顶了她半年多，后来老妈厂子倒闭了。

大学之后，我很老实了，也找了女朋友，尝了性爱的滋味，对老妈基本没感觉了，甚至想想以前那些事很后悔。后来有一年家里人要到我上学的城市玩，去了好几个人，包了一个面包车。我领他们转了一天。下午，他们要回去，就把我送学校。由于人多，座位不够，老妈看我累的不轻，就让我先坐，她在我前面蹲一会，反正我一会儿就下。这样，我坐在最后一排，老妈蹲在我前面第二排的过道上。以前的面包车不像现在的一样，像当时很流行的那个昌河，还有松花江，都很短的。老妈蹲在我前面，我就伸不开腿了。只能尽量屈着。后来一不小心，脚伸到了前面，夏天嘛，我穿着凉鞋，能清楚的感觉到老妈骑到了我脚面上。当时很兴奋，就一直这么伸着，老妈也一直这么骑着，直到我下车。这是第一次接触老妈下体。

思绪又飘了回来，翠姨喝了口水，我也又点了根烟。

“ 你啊，才多大，以后不能抽烟啊，抽烟对身体直接性地不好啊。” 翠叶端着水杯对我说，放下水杯的时候，两腿又分了下，慢慢地，她就成大字型正对着我了。

我感觉自己的鸡巴快要爆炸了，今天是怎么了，今天早晨上班之前才和小紫做了次，怎么这么容易就兴奋了呢。

“ 啊啊，哈哈，工作压力大，抽根烟解乏，习惯了。” 我也放开了胆子，继续盯着她的双腿看，丝毫不在意她在看我哪里。

“ 那你现在面对你姨也感觉压力大吗？哈哈。”

“ 哈哈，不大，哈哈。”

“ 对了，你抽什么烟？我这还有两盒呢，儒风泰山，都忘给你拿出来了。”

说着就翻过身去翻她风衣的口袋。

我说完不用的时候，她已经掏出来了。由于是背对着我斜坐着，我看到翠姨的羊毛衫很小，一弯腰就露出了半截白白的皮肤，里面好像穿的是紧身的黑色羊毛裤，很滑的那种，我喜欢。

我说不用客气，我这里有，显然她不高兴了，立马拆开了，拿出一根来硬塞给了我，然后拿过我的打火机硬要给我点上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掐灭了这根，接了过来。

“ 翠姨，这事啊，你也别太在意了，更不用跟我客套。刚才我也说了，这事要办啊，也不难办，这样吧，我尽力，我尽力吧。” 我弹了下烟灰，目光马上转移回翠姨那，只是这次，我看的是她的眼睛。

“ 嗯，大凯，俺可就直接性地靠你了。你那弟弟才上高中，以后才是花钱的时候，我一个娘们能干啥啊，可全靠你了啊。” 嘴上一边说着，两手放在了腿上，就像是用两手掰开的一样，大腿又分开了点。

我也很配合，边吐着烟圈，边注视着她两腿的表演，边回应她：“ 行，姨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只能按你的话照办了。”

“ 咳咳。” 翠姨咳嗽了两声，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在警告我，立刻把目光移开，又弹了下烟灰。

“ 没事，刚才吞了你一口烟。” 翠姨好像知道我想的什么，像是在解释一样。

等我再转过头看她的时候，她的两手已经上移到了大腿根部。这个姿势，就像是日本的ＡＶ女优一样，把着两腿亮骚。

“ 哦哦，算了，我不抽了。” 我敢肯定，这是在暗示我什么了，我还怕什么？

将右手移开，故意打了个哈欠，然后低头看看下面，下面早已成了小帐篷。

她能看不到？只是，她没任何反应。我半躺在沙发上，看到的却是她的双腿已经张开到了最大限度，两手来回在腿上搓着。

好吧，既然这样，不如试探下吧。

我用手心隔着裤子揉了揉鸡巴，她仍然没什么反应。我站起来，站在她面前，心想，这是你逃避我的最后机会了。你要是引开话题，我就走开，你要是再没反应，就是你默认了。

令我兴奋的是，翠姨仍然没说任何话，只是脸色潮红了一些，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鼓起的裆部。好吧，我也感觉自己要爆发了。我转身走到了门前，然后回头看了下她。

翠姨很疑惑地站了起来，我一边回头看着她，一边伸手摸索到了门锁，然后“ 咔嚓” 一声，门上锁了。我慢慢走了过去，一直紧盯着她的下体。

还没走到跟前，我就看到翠姨在腰部摸索着什么，原来是开始动手解腰带，等我一把搂住她的时候，她已经只剩下内裤了。我一边抱着她，一边摸索着她的下体。

“ 大凯，你要了我吧。姨给你……” 翠姨在我耳边哈着气说。这招往往是我用在老妈与老婆身上的，没想到被一个女人给调教了。

我的裤子是她给脱下来的，等到我下体被脱光了，我把她推倒在了沙发上。

翠姨脸色更红了，自己将内裤脱去，我看到了她乌黑又茂密的阴毛，鼓鼓地阴阜，还有下面黑黑的阴唇，红红的阴道口。

“ 大凯，来吧，要了姨，姨好久没要了。” 翠姨一边抚摸着自己的大腿，另一只手伸出来，让我过去。

我捋了捋鸡巴，压在了她身上，然后对准她的阴道，随着翠姨小声“ 啊” 地一声，我应声而入，等待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开始体会起来，什么感觉？比老妈要松，这是我干的除老妈之外的第二个中年女人，而且还是老妈的一个堂妹，感觉刺激。

“ 大凯，嗯，你的真大，没事，你动吧。恩……你是俺见过的最大的。” 她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鸡巴又硬了三分。

“ 姨，你见过几个啊？” 我开始缓慢抽插起来，别说，真动起来还真的别有洞天呢，虽说刚进来感觉有点松，但越往里越紧，感觉龟头陷在了一团肉泥里。

莫非，她的阴道很短的缘故？

“ 你都干俺了，俺就直接性地跟你说吧，好几个了，你姨夫能开起这厂子来，我的身子可没少帮忙。” 翠姨抱着我的后背，轻声说。

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她开的不是厂子，是窑子，靠卖逼赚钱的。不过，我不鄙视她，这年头，不就这回事吗？就像刘秘一样，不靠卖逼，她能当得了市长秘书？

“ 哦……你的怎么越往里越紧呢？” 我不自觉呻吟起来，感觉里面好像有张小嘴一样，紧紧地吸允我的龟头。

“ 嘿嘿，是吧？他们都这么说。比你媳妇厉害吧？嗯……你的也真是够硬的，年轻的就是好啊。”

“ 比她强。哦……”

“ 那比你的情人呢？怎么样？姨是不是里面紧？”

“ 紧，比我插过的都舒服。” 我这可不是奉承，是实话。当然，我没情人，不过现在有点忘我了，她问什么，我答什么，完全没有经过大脑思考。

“ 那，比你妈呢？”

“ 你的外面松，里面紧，我妈外面紧，里面……” 没等说完，我就意识到不对了。

“ 哈哈……” 她笑了起来。

我当时应该马上跟她解释下的，应该说听错了，以为是问的我媳妇呢，不过那会儿大脑正缺氧，根本没转过弯来，我却说了句：“ 不是，不是，我真没有肏过我妈……”

天煞的女人。我的大脑真在那一刻短路了。秀逗！

“ 哈哈，没事，你回答无效，改天我去问问你妈得了。我就说姐啊，你有没有被你儿子肏过啊？我可是被他肏了，恩……他的好大好硬呢……”

我不再回答什么，这个女人不简单，我越是多说，越不利。于是，只管加重了力度，直把她肏的轻声呻吟起来才住嘴。

不知道已经插了多少下了，感觉翠姨的淫液已经流在了沙发上。坏了，沙发是布艺的，不好清理，我便让她起来，我在下面。

翠姨很配合，起来后媚眼如丝地看着我，看来这女人确实饥渴了。我没有搭理她，依着沙发靠背坐下，她两手把着自己的大腿内侧，待到对准了，便一屁股坐了下来，把我的鸡巴顶到了最里面。该死，里面好烫。

翠姨开始上下动起来，然后又坐我双腿上用腰部前后动。感觉太舒服了，我的鸡巴好像进到了一个火炉里一样。特别是她前后动的时候，频率很快，鸡巴被掰弯了又捋直，没出几下，我就感觉难以把持了。

于是示意她放慢动作，好像她也感觉出了我要爆发，便趴在我身上不动了，等待我往上进攻她。我的双手也没闲着，将她的羊毛衫拉起，从后面解开胸罩，奶子便露出来了。乳房很圆，奶头很大，我忍不住用手捏了捏，她便又受不了了，身子痉挛了几下，然后又快速在我鸡巴上磨了起来。

“ 别动了，再动，我可要射你了。” 我两手按住她的屁股，将她身子压弯，软软的奶子隔着我的衬衣压在我的胸脯上。

“ 射就射吧，嗯……姨还真希望你射进来，能射你妈，不能射我吗？哈哈。

”

我没有回应她，等到刚才那段快感过去了，我提起了她的屁股，让她半蹲在我身上，然后下身上停，一次次地将鸡巴又送进了她的阴道内。

我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鸡巴缓慢插进去，又快速被她拔出来，像是在看自己的ＡＶ，又像是在观摩一场实战演习。每次鸡巴挺进的时候，她的小阴唇会被我带进她的阴道内，而拔出的时候，小阴唇又会恋恋不舍地紧紧含住我的鸡巴……正在纠缠不清的时候，办公桌上的电话又响了，我只得让她下来，然后示意她趴在办公桌上，屁股真圆，很瓷实。使劲打了一巴掌，我从后面插了进去，然后接起了电话。

“ 喂，刘秘。好的，刚到是吧？没问题，十一点之前我送过去，下午两点的会是不？你问下王市长，办公室需要参加的是谁，好的。”

是刘秘的，刚和王市长从省城赶回来，跑官去了。

“ 嗯……憋死我了，我可想直接性地叫出来了。刚才是谁啊？一个女的？”

翠姨将上身紧紧贴在我办公桌上，将屁股高高翘起，迎接着我的抽插。

“ 嗯，王市长的秘书，这样深不深？”

“ 嗯……深，都被你顶到头了。嗯……是你的情人吗？”

“ 呵呵，还都是我的了，这是王市长的秘书，你说是谁的情人？” 说完这话，我便将上身也压在了翠姨身上，然后用两手从她腋下穿过，勾住她的肩膀，下身在她的屁股后面很用力地研磨起来。

翠姨也不再说话，闭着眼睛，轻声呻吟着。搂着这么个熟女肏着，真是舒服之极。没有少女的苗条，却有少女没有的丰腴，让你感觉整个人都陷在了肉的海洋中，让你不由得想对着她里面的那团嫩肉发力。

不出几个回合，我就又受不了了。翠姨是老手，当然能感觉出来，她用一只之手从下面摸着我的阴囊，很温柔的抚摸。而我，则加重了力度，直把整个实木办公桌都撞得摇晃起来。

最后，在翠姨“ 嗯嗯呀呀” 的呻吟声中，我的所有精液都被她用手捋着射在了她的子宫中。在打了几个哆嗦之后，我的鸡巴仍然硬硬的插在她的阴道中，而我，也仍旧压在她的身上，呼吸着她的发香。

后来，两人都穿好了衣服。翠姨留了我的手机号码，说是过几天给我打电话问情况，我跟她说最近市里要换届选举，别让她着急，但是这事我肯定给她办，让她放心。

翠姨心满意足的跟我道别，我则重新坐回办公椅上，继续重新打印。临走时，翠姨回过头来又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大腿，然后转身走了。那意思好像要表达什么……我，现在坐在椅子上，还在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。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，却发生了我意想不到的事。到底是我赚了还是翠姨赚了？妈的，不想了。给妈打个电话，中午回家吃。嗯？我说的是吃饭，你以为我要干啥？瞎想。

咦？南瓜。“ 姨，你的南瓜。”

远远地飘来一句话：“ 是你的南瓜。”

【完】